

文学之门在陕西吴堡一个叫寺沟村的小山沟里，它由柳青的作品筑就。《创业史》《种谷记》《铜墙铁壁》等20多部柳青作品的中外版本，160余吨石材，以繁体字“門”为意象，逐层累叠而成独特的文学之门。

庚子初冬，我进入了这座特别之门，走近柳青。

我记住柳青，是因为他的《创业史》。《创业史》写于20世纪50年代，它文学的光芒到20世纪80年代我读大学时，依然晶莹闪耀。这一回，在柳青文学馆，看着他那些发黄的手稿、不同的版本，我试着努力进入他彼时的创作世界。《创业史》写作的艰难程度对柳青来说，是一次重大的生命超越，所有的积累，所有的创造，所有的坚持，才铸就了他写作史上的里程碑。

文学之门

□陆春祥



在柳青笔下，《创业史》的主要人物形象，前三稿还叫杨生斌，一直到第四稿才变成梁生宝。60多年过去，梁生宝这个典型人物依然泛着浓郁而鲜活的泥土气息。按柳青自己的说法，作家写作，“真像一根扁担，一头挑着生活，一头挑着技巧”。确实，土生土长的柳青，他的许多技巧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，这实在太难。我可以想象出，他常常背着手，捏着烟，在屋里不停地踱步，百般揣摩语言、人物、细节、结构，为借一本英文版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他来回走160里山路，回来路上的深夜，还遭遇了狼。柳青的女儿

刘可凤在《柳青传》中透露，《创业史》第一部，历经四稿。第一、二稿内容有些单薄，第三稿读来为之一振，内容也丰富多了，人物的心理和情绪跃然纸上。到了第四稿，精雕细刻，内容更加充实，每一个词，每一句话，都经过了深思熟虑。第四稿，仅《题叙》一章就写了8个月，而书中的其他章节，每一章节在每一稿中都要用一个月时间。第一部开始刊发时书名还叫《稻地风波》，一直到连载8个月后才改名《创业史》。

我感叹柳青真正地深入生活，不，应该是潜入。柳青与生活的贴近方式，很少有作家能做到。他像一颗螺丝钉一样，在西安城南皇甫村的古庙里一住就是14年。如果没有长时间和农村、农民及土地的浸染，就没有《创业史》。刘可凤这样回忆：来皇甫村前，柳青脱掉了四个兜的干部服装，换上一身农民式的对襟袄，生人绝不会说他不是农民。

我面前的柳青照片，对襟袄，戴着眼镜，下唇的一撮浓胡短而有力，拄着拐棍，这是柳青给我们的标准形象。柳青并不老呀，为什么要拄拐？他的身体太虚弱，幼儿时落下的肺病一直侵扰着他的身体。然而，即便身体如此糟糕，他依然心里挂着老百姓，村里有什么事，村民第一想到的就是找柳青。他从不厌烦，他知道，他的身体里本来就流淌着农民的血，他和他们就是亲人。

看着笑咪咪的柳青，我读出了他的毅力和果敢。有一部作品，我只知道大致内容是反映老干部的，柳青自己也没有透露书名，因为不满意，近10万字的作品被他烧掉，烧作品前，刘可凤在《柳青传》中也描述了他矛盾的心理。然而，最终柳青还是下决心烧，这种决绝而悲壮，一般人无法体会。不过，正因为不留后路的自我逼迫，才有了文学之门中的那些坚强基石。

从文学之门一直朝沟上方走，沟的两端，除柳青故居外，还有柳青文学馆、柳青私塾、柳青书院。另外，延安革命时期作家馆等散落其间。这条沟里的20个院落、77孔老窑洞，4000多平方米空间，都被赋予了新的使命。

文学之门的背面，左边，写着柳青名言：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”谆谆教导，语重心长，就像是对所有人说的，我记得读大学时就工整地抄写过。右边，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都表达了内心对柳青的无限尊敬。其中路遥这样说：“柳青是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真正教父，很难忘在长安县皇甫村与柳青讨教文学创作的美好时光。”我相信这是路遥的肺腑之言。

我到吴堡的当天晚上，去瞻仰柳青的雕像。那天，望着夜空中差不多已经满了的明月，谛听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声，我若有所思，我为什么来此？他给我什么样的启示？

走进柳青的文学之门，这是一次精神之旅。柳青的意义，正在于他自己深扎人民之中。

人民作家柳青，人民是他的根，他的血，他的魂。

大家V微语

孤独和寂寞不一样

□蒋勋

●寂寞会发慌，孤独则是饱满的，是庄子说的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，是确定生命与宇宙间的对话，已经到了最完美的状态。

●这个“独”，李白也用过，在《月下独酌》里，他说：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这是一种很自豪的孤独，他不需要有人陪他喝酒，唯有孤独才是圆满的。

●又好比你面对汪洋大海或是登山到了顶峰，会产生一种“振衣千仞岗，濯足万里流”的感觉，没有任何事情会打扰，那是一种很圆满的状态。

●所以说孤独是一种福气，怕孤独的人就会寂寞。

●愈是不想处于孤独的状态，愈是去碰触人然后放弃，反而会错失你寻觅的另一半。

●有时候我会站在商业街，看着人来人往，每个人都靠得那么近，但完全不知彼此的心事，与孤独处在一完全对立的位置，那是寂寞。

谈天说地

两代人

□姚文冬



我买第一处房子的时候，借了父亲一万八千元。等我手头松宽了，陆续还给了父亲。朋友对此不解：你父亲有几个儿子？言外之意，既然我是独生子，父亲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？买房这样的事，父亲出些钱天经地义。但我不那样认为。我从小就目睹了父亲的艰难，他那一代人能攒下这些钱不容易，我怎么忍心挪为己用？

过两年买车，我又借了父亲三万元，也是在第二年就还给了他。

以后又换房子，是按揭的，但有了一钱，还是优先考虑父亲。就是说，这些年来，我几乎没有用过父亲的钱，每次都是借，有借有还。又有人说，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？你父亲的钱迟早是你的。

我不同意这个说法。因为我父亲还健康地活着，还没到所谓“迟早”的时候。人活着需要什么？需要被一种力量支撑着，而钱是其中的一项，尤其对父亲那代人来说，穷怕了，手里有钱才会觉得踏实，尽管他不一定去消费，尽管那些钱很多都躺在银行里，但他为此不会对人世产生畏惧，会活得心里有底。

更重要的是，因为我的及时还钱，也等于向他传递一种暗示：他的儿子有能力挣钱，不需要他的资助。如果不还，就不一样了，他肯定会觉得，我很缺钱，活得艰难，他会更为我担忧。

我也是做父亲的，也只有一个儿子，但在这方面，我对儿子与对父亲恰恰相反。

儿子刚参加工作，赶在本地房价攀升之前，也买了房子，他才攒了几个钱呢？所以首付的大部分是我交的。这些首付里，也包括我向父亲借了一部分。对，又是借。这时又有人说，这次不用还了吧，爷爷给孙子花钱肯定心甘情愿。我还是坚持原来的原则，有钱先

还父亲。

当我把钱还给父亲的时候，父亲并没有说：不要了，我孙子买房，当爷爷的出钱是应该的。他没有这样说，而是一瞬间，眼里露出不易察觉的惊喜，下意识地说：啊，这么快就有了？

为什么我不让父亲慷慨，却会对自己的儿子慷慨呢？不但交了首付，而且明确表示，将来如果还贷紧张，我还会资助。因为儿子曾担忧地说，恐怕贷款批下来，他就成为月光族了。我这样做，是溺爱吗？不怕他成为啃老族，不怕他变得好逸恶劳吗？

不，我一点不会担心。知子莫若父，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。我这样做，首先，是不希望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十年，甚至二十年，只为还房贷去奋斗。我不想让他因为经济的压力，改变价值观，而是希望他不忘初心，为理想去努力。其次，作为父亲，正如那位朋友所说，我的也就是他的，迟早是他的。既然迟早是，为什么要等到咽气时，才把遗产交给他？

有人也许会问，你这么做，很矛盾啊，你不愿花父亲的钱，却希望儿子花你的钱？奥妙就在这里，因为，我和父亲，虽然同样都做了父亲，但我们不是一代人。我们有不同的时代背景，有过不同的人生经历，也许，金钱能成为父亲那代人勇敢活下去的支撑，却并不是我的支撑，我们这代人，活的是精神，我深知，精神匮乏，多少钱也无法弥补。

也许有人会问我的观点另类，不能接受，那么有一个理由，任谁都是会接受的，那就是亲情。父亲的人生即将成为“过去时”，他不能再经受风浪，需要的是踏实、稳妥；而儿子的人生有些像“将来时”，他必须迎风破浪，需要的则是从容、信心。那么，我夹在中间，需要让父亲放心，让儿子有信心，而金钱，不过是付出亲情的道具而已。

城市笔记

微型植物园

□张亚凌

可能是儿时受给我们做饭的奶奶影响，如今我也成了家庭“煮”妇。要做饭菜，得先选食材，买菜时便宛如大厨一枚，见菜都想买，似乎每一天每顿饭都是十碟八碗。三天两头，大袋小袋就拎进了厨房。

事实上，以为自己是大厨的想象力总比胃口强势，更比动手能力强大。真的站在了案板前，看着种类繁多、摇头晃脑的菜们，就“压力山大”，就想草草做俩菜哄饱肚子，早早逃离。

所以，往往几天后，角落里的多层果蔬储物架，就成了立体微型植物园；洋葱被冷落久了，顶儿就不甘寂寞了——使劲，从身上抽出三个葱苗。苗们犹犹豫豫地长，可能害怕哪一天被锅铲用了。长时间不被搭理，红薯周身都痒痒，芽儿这儿一处那儿一处，顶破皮儿就冒了出来。山药不说话，你以为它老实呀，才不是，它在攒劲呢，不经意间，纤细的芽儿就老高了。土豆最调皮，出土休眠期只有仨俩月，过了休眠期，就只能当盆栽养了……

果蔬储物架的热闹，源于长时间被我冷落和遗忘，源于有暖气的住房阻挡了寒冷。人呢？会不会长时间不被关注且无所事事，就胡思乱想，心里长草？土豆、山药，发了芽不能吃了，可以放任它们去长，虽不能食用倒可以养眼，规整一下，还可成为厨房里的美景。可人呢？一旦心里杂草丛生，心田还能绽放花朵吗？

厨房里的微型植物园除了果蔬储物架，还有一处——窗台，窗台上都是水养的食材。切红白萝卜时头儿处留多点，放在水里，几天后就成了葱绿的小盆景。白菜也不必剥尽吃完，留下白菜心就可以等着看它在水中亭亭玉立了：一周左右就生根，再过一段时间，黄花就出来了。芹菜根生菜根也行，只要能长出绿叶就让人心满意足。

有时候我想：是不是任何一种根，只要放在水里就可以继续生命的蓬勃？窗台上的植物园，是在提醒我没有什么是一无是处的，还是在暗示我好好利用就没有废物？它们原本只是剩的菜根，却成了我厨房里生机盎然的植物园。

常常看着我的微型植物园，多糟糕的事也能接受。厨房里的微型植物园，养眼，又养心。